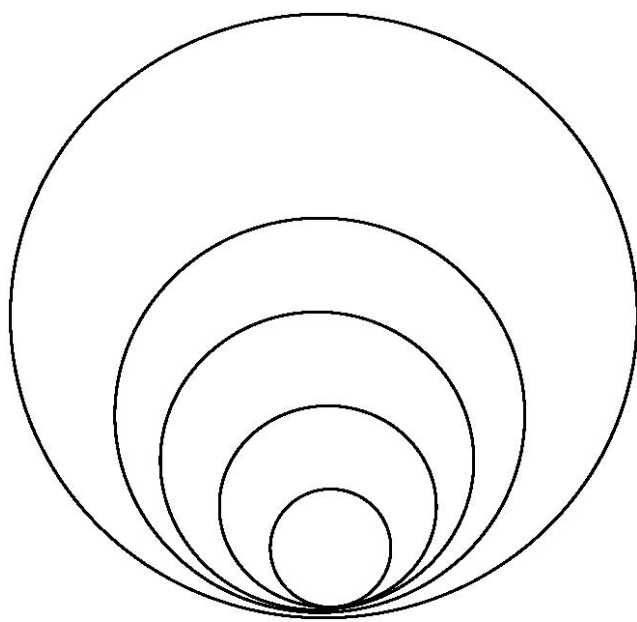


微光



By 育正

究竟什麼叫做正確的決定？我花很多時間想這個問題。

*

大三那年，有一位朋友曾經這麼告訴我：「人生是一團狗屎。」說完這句話，他哭得唏哩嘩啦，沒再說第二句話。那整晚，我們兩個人靜靜地躺在學校圖書館前的空地，望著夜空稀疏的星星，喝了一整打的可樂。

當時我並不瞭解他的意思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忍不住問，他才告訴我，那天他交往兩年的女朋友跟他分手，當時他腦子一片空白，往地上一坐，剛好坐在一團狗大便上，他那剛剛分手的女友看到這幕是笑到喘不過氣，搞得他是又氣又尷尬。

「你說她過不過份？」他問我，說完抓起地上一塊石頭丟了出去。
我楞了一下「是蠻過份的。」我回答「可是你剛剛幹嘛抓乾掉的狗屎起來丟？」
他也楞了一下，聞聞自己的手。

「幹！」

看了他一下，他哈哈大笑起來，這下我也忍不住跟著笑了起來。這次換我們兩個人笑到喘不過氣來了。最後我們二個人都同意，他的人生真的是狗屎，而且還不只一團。

「你有沒有女朋友？」他一邊洗手一邊把肥皂遞給我。

「沒有。」我回答。

「爲什麼？要不要我幫你介紹介紹？你人還不錯，怎麼？還是你有什麼怪癖？莫非...」

「想太多！其實也不是沒有對象，只是我有好感的女孩好像總是對我沒什麼感覺。」

「怎麼會？你有問過人家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總覺得那個女孩那麼特別，應該已經...」我不想再說下去了。

他洗完手，照鏡子撥撥頭髮，說：「我倒是覺得是你想太多了，如果你沒有問過人家，那你怎麼知道人家怎麼想的呢？」

「或許吧。」看著鏡中的自己，搖搖頭，只想趕快結束這令人難堪的話題。

說到喜歡的女孩，從小到大，我喜歡過三個。第一個是在國小，第二個、第三個則是在國中。前兩個都算是暗戀，最後都不了了之；第三個，則是幻滅的開始。

她的回答很乾脆：「吃屎！」

「你在想什麼啊？」他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之中。

「沒有，只是發呆。」我喝了一口可樂。

我們兩個坐在圖書館前的空地，看著圖書館前那塊草地。

六月的陽光有些炙熱，汗水沿著髮梢流過臉頰，坐在這兒大口灌著可樂，有種熟悉的感覺。

他舉起手，指著草地說：「那個女孩，我和她以前常常在那塊草地野餐呢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不知道現在她過得怎樣？」

「嗯。我也不知道。」
「大概是喜歡上別人了吧。」
「嗯。你看，今天天氣不錯喔。」我試著轉移話題。
「是啊。」他抬頭看看天上的白雲。

愛情好像就是這樣，一開始都轟轟烈烈，可是卻難得有好下場。無奈回頭一看，每個失敗的故事都像三流的愛情小說。還記得他剛剛認識她的那天，我們也是坐在這塊空地喝著可樂。

「我覺得這次感覺真的對了，就好像人家說的，她應該就是所謂的『索妹』吧。」

我想了一下，恍然大悟「『索妹』？你說的應該是『Soul mate』，是英文吧，意思是靈魂伴侶。」

「隨便啦，管它是中文英文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好。」
「人家是你的Soul mate，你又未必是人家的Soul mate。」當時我心裡想，但沒說出口。

＊

1947年，一位法國作曲家Joseph Kosma，將詩人Jacques Prévert的詩「Les feuilles mortes」譜了曲。詩名的原意為「枯葉」，內容是描述對分離的戀人的思念。後來Johnny Mercer為這首曲子填了英文歌詞，曲名叫「Autumn Leaves」。

我一直很喜歡這首曲子，尤其是Bill Evans Trio在Portrait in Jazz中演奏的Mono版本。這個版本乍聽之下並不覺得哀傷，可是每次只要聽到這首曲子就會想到些什麼，可是卻又說不出是想些什麼；有些情緒自內心緩緩升起，但是轉瞬間卻又消失。
第一次見著她時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也有相同的感覺。

那天去超商打工，不知道新同事會來，看見她時我有點驚訝。

「妳好。」我點點頭。
「你好。」她也點點頭。
「這位是慧，是你的新同事喔！」另一位同事告訴我。
我看著她，又點了點頭。

趁著另一位同事向她介紹工作內容時，我在一旁偷偷地觀察。頭髮長長的，綁著馬尾，穿著簡單清爽，雖然沒有令人驚豔的外貌，但也是看了會讓人覺得有好感的女孩。看起來是一位很好相處的人。

輪到我帶她看看要做些什麼。

「這個...這個剛來的時候要檢查開了沒。」我指了指開關。
「嗯。」
「冷氣的溫度比室溫低一兩度。」
「好的。」
「有時候要檢查...檢查東西是不是都還有。」我吞了一下口水。
「好。」

帶慧看工作時，她的話並不多，我有些緊張。每項工作我一一地做簡短的說明，內心突然覺得整件事有些荒謬，平常自己就做得不是很好，現在竟然要帶人做這些事。

在介紹告一段落時，我望著櫃臺發呆，慧正在練習操作收銀機，站在收銀機前的她，給人一種淡淡的、特別的感覺，但究竟是什麼，一時之間卻也說不上來。

我和慧站在櫃臺，等著顧客上門。一位媽媽帶著小孩進來，小孩拿著印有小熊維尼的糖果吵著要買，媽媽搖搖頭，小孩開始大聲尖叫。

「小熊維尼真的蠻可愛的。」我喃喃自語。

由眼角的餘光，看見慧笑了一下。

那位媽媽看了我們一下，可能是不好意思，最後終於答應小孩，但是只買一盒，這句話說得很大聲。

「一共是四十五元，收您五十。」

慧的手指敲了一下，收銀機發出叮的一聲，Autumn Leaves的旋律在我腦中響起。

第一次聽到Bill Evans Trio演奏Autumn Leaves時，心想，這三個人根本就是爲了三重奏而生的嘛！三種樂器時而對話，時而合唱，一切聽起來是那麼自然；尤其是Bass的表現，低沈的撥弦建構出一條優雅流暢的旋律線；開頭第十秒的滑音，那聲上滑的音符，彷彿從內心深處勾起了什麼。

但是完美的三重奏並沒有維持多久。

在他們開始合作的十八個月之後，Bass手Scott LaFaro死於一場車禍。車禍的前十天，他們在一家名爲Village Vanguard的酒吧演出，這次的表演成了最後一次合作；表演的錄音後來出成兩張專輯，兩張都是爵士樂經典中的經典。

那場意外發生於1961年的七月，那年夏天，美好的音樂飄忽遠去。

「再見。」

我揮揮手「拜拜。」

下班以後，慧先回去了，我留在店裡整理倉庫。

查查進貨紀錄，很多快過期的商品都塞在架子最內層，今天要做的，就是把它們通通搬出來。繞了倉庫一圈，戴上耳機，捲起袖子，Just do it！

這件事比想像中來得困難，箱子放在最裡層難搬不說，把要過期的貨品搬出來，又得把其餘的箱子給排回去；忙了一個多小時，終於把所有的箱子放在正確位置「哈，累死了！」我忍不住大叫。

躺在地板上休息，Bill Evans正好在演奏那晚最後一首曲目Jade Visions，三重奏最後一次、最後一首的合作。簡單輕柔的主題反覆出現，整首曲子瀰漫著寧靜的氣氛，很適合作爲結束。如果Scott LaFaro沒有在十天後發生意外的話，爵士樂或許會有不一樣的方向也說不一定。

當Bass的最後一個音符落下，稀疏的掌聲響起，我起身拍拍灰塵，換下制服準備回家。臨走前，看了一下新的值班表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我和慧的班都排在同一個時段。

回到家已經晚上十一點多。一進房間便趴倒在床上，累得連開燈的力氣也沒有，今天除了搬箱子，其實也沒做什麼事，為什麼會覺得那麼累呢？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，思緒就如牆上的白色油漆，一片空白。

看著天花板上的一個小細縫，一動也不動，就這麼一直看著。漸漸地，天花板開始有些變化，白色開始在空間中擴張，細縫滲出白色液體。我想起身，可是卻連聲音都發不出來。

「搞什麼東西！」我在心裡大叫。

那些液體彷彿有生命似的，像果凍般凝聚在一起，一張人臉逐漸成形。

人臉發出微微的聲音：「你後悔嗎？」

後悔？我覺得困惑。

它又問一次：「你後悔嗎？」

後悔？後悔什麼？我想問它，可是依然發不出聲音。

它突然發出淒厲的叫聲：「你後悔嗎？」人臉突然瓦解，一大團白色液體朝臉襲來，我趕忙閉上眼，啪！

不知從哪兒傳來陣陣的海浪聲，睜開眼，發現自己躺在沙灘上。起身看看四周，一邊是沙灘，一邊是大海，沙灘就如同大海一般，一望無際。金黃色的陽光灑滿整個沙灘，海水也藍得不可思議，側耳傾聽，只有海浪拍打沙岸的聲音。

整個世界彷彿就只有沙灘與海，而我，站在世界的平分線上。

有個女孩，站在不遠處遙望著海。

「喂！」我大叫。

她轉過頭，向我走來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即使她已經走到我的面前，我依然看不清楚她的臉。

「再見。」她說。

「等等。」我揮揮手試著叫住她，她並沒有停下腳步。

我站在原地看著她遠去，看著她消失在地平線上。

我感到困惑。

抬頭看看天空，不知從哪兒飄來一片泛紅的楓葉。我跳起來想抓住它卻撲了個空，撲通一聲，一頭栽進水裡。

睜開眼，發現自己躺在床上，滿身是汗。

「呼，原來是夢。」鬆了一口氣，昨天竟然連衣服也沒換，躺在床上就這麼睡著了。抬頭看看時鐘，已經是上午十點，楞了一下，幸好今天是星期天，不用上課。

起床前特意仔細地看了一下天花板，那道細縫看起來跟平常沒什麼兩樣。為了確認，揉揉眼睛再看一次，沒什麼異樣，是夢沒錯。

＊

今天是期末考週的最後一天，考完就放假了。

期末考的最後一科，是系上的主科。拿到考卷看看題目，題目大致上都有看過，二話不說，一股腦兒把熟背的解法通通騰在紙上。雖說約莫七成是在背解答，有些問題還是需要一些技巧才寫得出來。

寫著寫著，突然覺得有些反感，究竟是後悔什麼？難道指的是這個嗎？作業、考試、成績，這三年就在三者間打轉，這三年，自己究竟做了什麼？

仔細回想那張白色臉孔，竟覺得與自己有幾分相似。

我閉上眼，深呼吸，在心裡叫道：「去你的，別來煩我！這科我一定得好好寫，拿到漂亮分數才行。」這個未知數消掉，把另一個未知數代進方程式，看不出有什麼方法可以解這個方程式，抓抓頭，苦笑了一下，繼續試著找出未知數之間的關係。

最後在收卷的前十分鐘才把所有題目寫完。

交卷的瞬間，有種莫名的失落感；這麼一來，大三是真的結束了。

「終於考完了耶，要不要一起去吃個飯啊？」他問我。

「時間還早，我們先去圖書館前的空地坐坐吧。」

我和他坐在圖書館前的空地，看著圖書館前那塊草地。六月的陽光加上少雨的關係，那片草地不像上次那般油綠，現在看起來倒像是泛黃的書頁。草地旁的柏油路，升起陣陣的熱空氣，整個空間看起來像是扭曲了。

他開了一罐可樂「你知道，那片草地，我和那個女孩…」

「常常在那邊野餐嗎？」我打斷他「你說過好幾次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嗯。」兩個人回復到沈默的狀態，靜靜地喝著可樂。

圖書館周圍沒什麼人，放假大家都各自回家去了，學期中這塊空地總是人來人往，現在沒什麼人，反倒少了什麼；太安靜了，安靜到連可樂經過喉嚨時咕嚕一聲都十分清楚，除了這聲音，只有不斷重複相同節奏的蟬叫。

人們總說蟬叫聲像知了，我倒覺得像沙沙的海浪聲。晴空無雲的下午和陣陣的海浪聲，有種錯覺，彷彿進入之前的夢境之中。在那片草地的盡頭，謎樣的女孩逐漸遠去。

「再見。」她轉頭對我說。

等等，不要走啊，妳到底是誰。她並沒有停下，隨著柏油的熱空氣，她的背影逐漸扭曲，消失在草地的另一端。

沙沙的蟬叫聲，依然重複著相同的節奏。我感到困惑，心中升起一股說話的衝動，想藉由對話打破這節奏，打破這夢。

我揉揉雙眼「我們去吃飯吧，等一下我還得去打工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把手中的鋁罐給壓扁。

傍晚，到超商時已經遲到了，進去的時候發現慧一個人在櫃臺結帳。

「抱歉，我來晚了。」

「嗯。」她點點頭。

我換上制服，趕緊到櫃臺幫忙。

這天打工並不忙，除了一位歐巴桑堅持找錯錢，最後在我自掏腰包圓滿解決之後，並沒有太多的客人。站在櫃臺，想著這一陣子發生的事情，夢、期末考、大三結束，總覺得有些事情不大對勁，我突然對這一切感到疑惑。

「如果沒做那個夢就好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慧問。

「沒有，只是自言自語。」

我望著玻璃門外來來往往的行人發呆。

過沒多久，一位同事走進店裡「該換班囉。」

「辛苦了，要一個人值夜班。」我說。

「已經習慣啦。」他笑了一下。

我看了看工作日報表，該做的事情應該都已經弄好了。換下制服，拿起背包準備回家。

「慧，妳也是搭捷運，一起走吧。」

「喔。」她點點頭。

出了超商，抬頭看看夜空，希望可以看見星星，不過除了月亮之外，看不見一絲的星光。往捷運站的路上，兩人並沒有什麼交談，不知不覺中，已經到了捷運站的入口，進站前，我忍不住問慧一個問題：「慧，這個問題有點奇怪，不過，妳有沒有想過將來要作些什麼，或者說，妳想過將來會是怎樣嗎？」

她並沒有立刻回答。

「你看。」慧伸出雙手，中指末端對中指末端，做了扇轉門的形狀。

「幹嘛？」

「敲敲看。」

「咚咚咚。」我敲了敲她的手指，什麼事也沒發生。。

「是叩叩叩才對啦。」

我重做了一次「叩叩叩。」那扇門打開了。

我想起這個遊戲，很小的時候曾經玩過，可是最後到底會怎樣卻忘記了。

「敲門幹嘛？」她問。

「沒事。」

「哪有人敲門說沒事的？要說喝酒啦。」她皺皺眉頭。

「好好，我喝酒、喝酒啦。」

「給錢。」

「不要。」

啪！她雙手突然重重地打在我的手心上。

「幹嘛！很痛耶！」她突來的舉動嚇了我一跳。

她笑著說：「這就是我的答案，你自己想想看吧。」

這一瞬間，我看著慧，看著她的眼睛，看著她淡淡的微笑，看著她頭髮隨著微風輕輕飄動的韻律；我突然瞭解第一次見到她時，那份說不出的感覺究竟是什麼。

她帶有很特別的氣息，很難用言語描述的感覺，從她的身上，我看見一種安定與平衡，該怎麼說好呢？或許就像「圓」，沒錯，那氣質就像圓那般具有完美的對稱和諧。

我覺得自己很幸運，看見她的特別。

「怎樣，要再打一次嗎？」

「不用，我有點懂了。」手心隱約傳來陣痛。

“Life is a chain of coincidence”我想起某部電影中的對白，人生是一連串的偶然構成的，偶然、意外、巧合，隨便我們怎麼稱呼它，總之我們無法預測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。如果問我會不會後悔，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未來究竟會是怎樣，也不知道怎樣做是好是壞，但是我知道，人是沒有辦法對一件未知的事情感到後悔。

因此，能做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相信自己的決擇。

＊

我和慧走進捷運站。
兩人要搭的車是相反方向，才等一會兒，她的車便來了。

「再見。」她進去車廂時轉頭對我說。

列車警示音響起，我站在那兒看著車門關上，列車駛離。
車尾燈消失在深邃的黑夜之中，我依舊站在原地，微笑地望著殘留的微光。

「再見！」

2006年 4月3號